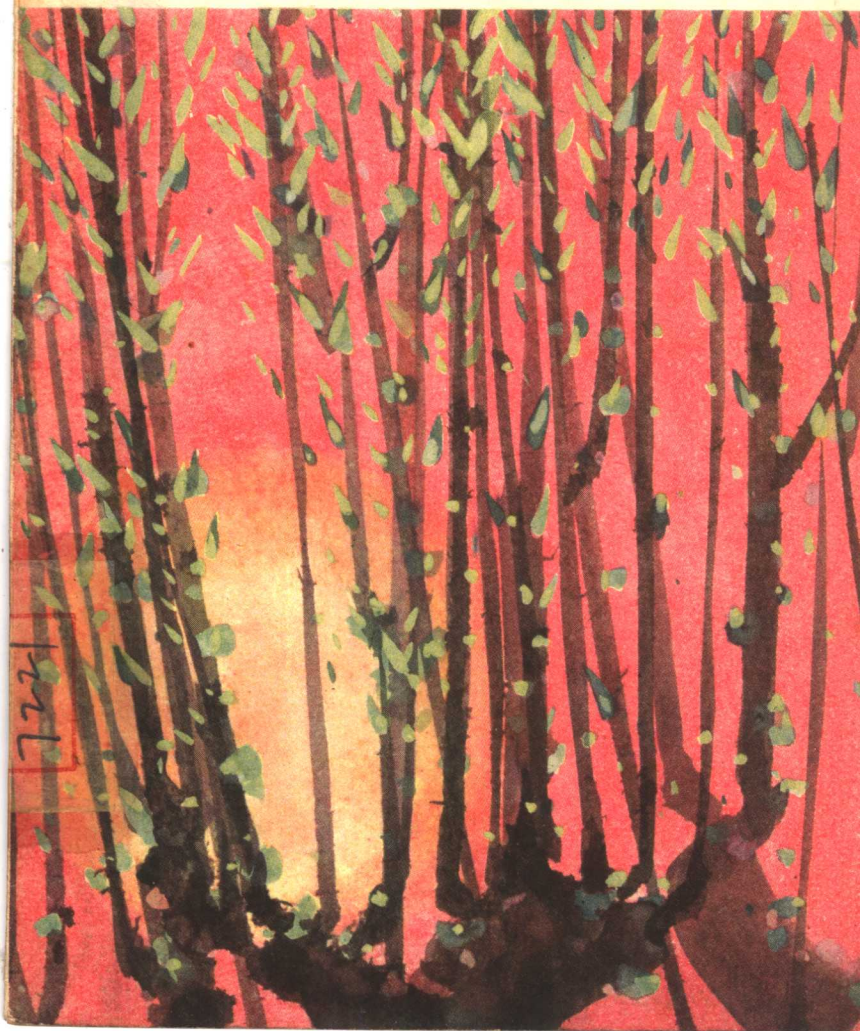


集光名



722

晨 光 集

刘 白 羽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画、装帧：罗工柳

晨 光 集

书号 1762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5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6}$ 印张 $3\frac{9}{18}$ 插页 2

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901—29000 册 定价 (3) 0.32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序

这个小小的集子，如若說有什么值得紀念的，是它收集了我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写的七篇速写。除了最后一篇，是一九五八年冬天，从福建前綫回来写的，其它六篇，都是一九五八年春天在黑龙江写的。前几年，曾收集在短篇小说集《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之中，现在把它们单独出版。

是那年的二月，万里冰封，千里雪飘，我从北京奔向黑龙江。

在我的日记中有二月二十七日一则可查：

“在车厢里，初睡时闷热不堪，黎明时却又冷气袭人。天明一看，窗外茫茫无际的风雪，雪的岗岭上耸立着光秃秃的树丛，冰道上有几匹马热气腾腾地拉着大板车奔跑，若不是火车奔驰呼啸，我該能聆听到那随风雪而旋轉的马项铃的叮当声响

吧？映入眼帘的这一切都多么亲切呀！原来車已駛至松花江上，前面就是陶賴沼。可是到处是冰是雪，不辨何处为江身，何处为江岸。我記得：那是第三次下江南，大踏步前进之后，忽然来了一个大踏步后撤，我和一位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連宵風雪，馬踏坚冰，天明一看，竟不知已經过到江北。現在当我把臉貼在冰冷的窗玻璃上，这一切又都恍然如在目前了。……”

不錯，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戰爭中，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不知从松花江上出入多少次。事隔十年，而今是震撼世界的大跃进年代了。透过風声雪影，一九五八年，这一紅色世界的黎明，将在人們生活之中，永远留下其无比鮮明的姿态。我常常想：在人类历史巨册中有那么一些珍貴的，如同宏亮钟声一样震响的日子。这六亿人民踏动地球，奔騰前进的大跃进的日子便是其中的一个。革命战争的暴風雪和革命建設的大跃进，当我在我所熟諳的黑龙江土地上行走时，是多么象一支交响詩一样交織到我的心灵中啊！我先到了肇源县，农村中那一股火热的热情冲破冰天雪地，也冲

激着我的創作激情。我真無法敘說我的喜悅，如同一顆種子投入土壤之中，我回到了我熱愛的人們中間。當年在炮火下搶救傷員的人們，正是今天在原野上創造建設奇跡的人，一股歷史的暖流，從他們的身上流注我的心里，種子得到水分與陽光，這几篇速寫便開始誕生了。

還在動身之前，由於報紙上發表了一批作家到各個地方去的消息，很快，我就收到了黑龍江一些不相識的朋友的來信。當我從肇源到富拉爾基、齊齊哈爾又回到哈爾濱松花江邊的臨時寓所時，我忍不住寫了一封《復几位朋友的信》，發表在《北方》上面，那里面十分真實地記錄了我的心情，現在我把它抄錄于下：

“還在北京時，就收到了您們寫去的信。現在，我已經到了我所懷念的黑龍江來了。雖然和您們都不曾見過面，但您們那些熱情的信，更加吸引我到這親愛的北方來了。

“不過，您們想得到，對於一個在戰爭的歲月中曾經與這塊土地共過命運的人來說，十年闊別，是有多少話想講啊！今天，在這裡，每走一步路，

都使我有許多新穎的感覺和深沉的思索。人們常說：歷史一去不復返了！當然，誰真有扭轉乾坤的本領，讓日月來一個倒流？生活可不能象放映機上的膠片，您隨時可以重裝，重演。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有些歷史生活卻永遠永遠地留在心中。不論是工作到深夜或黎明，只要你細細思量一下，戰爭的風暴就又響了起來，那進軍途中的冰雪，那宿營地的溫暖，想起來都是何等的親切。

“十幾天前，我在肇源，十分意外地和二十年前相識的一位同志相逢了。當我們一道離開肇源，乘着汽車在公路上奔馳時，無數的回憶，自然地流露出來。在他的談話中，我記下這樣非常感人的一个片斷：抗日時期，在敵後戰爭最殘酷的日子，一個往日的同學，當時的戰友，在勇敢作戰中，給敵人一顆子彈射中頭部。他是一個愛寫詩的人，當他從昏迷狀態中醒轉時，他說：‘我只覺得我腦子里血象小溪一樣流……’但沉重的傷勢終要奪走他的生命了。最後，他要求：‘你們摘一朵花給我看。’他沉默地、安靜地看了看那朵花。他說：‘你們代替我看看將來的勝利吧！……’

“是的，在中国人民所經歷的漫长的道路上，革命，斗争，怎么能沒有血与泪？我們能是那么健忘的人嗎！就在东北，我可以举出一大串我們部队激战过的地方——农安、城子街、其塔木、德惠、四平、塔山、錦州……我还記得哪一个同志，把他的鮮血流在哪一片土地上。但这是不是就使我們的回忆只是一絲淡淡的血痕呢？不，絕對不。我們所以想到这些，是为了使我們知道我們的道路是怎样踏出来的，想到这些，只能更加深对这块土地的爱，想到这些，我們就要坚决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們記憶中的战争时代，是一个英雄的飞跃的大时代，我常常說：那一段生活是我最幸福的一段生活。也許您問：为什么？現在我就讲一点吧。第一次上前綫，我就把腰摔坏了，同志們用担架抬着我。那天夜晚，我寄宿在松花江边一个貧苦农民的小草房里。天将明，我睡梦矇矓之中听到两个人在輕輕地談話。我睜开眼，灶火洞里的火光照射紅了两个农民的面孔。我沒动彈，他們也以为我还在熟睡。那正是革命处于艰苦的关头，是‘天空似乎还黑暗’的时候。他們抽着烟对着火光說

着心里的話，但他們叙說的是对人民軍隊的热爱，对革命斗争的誓言。赤誠的人民，在最困难时，伸出手支持革命。当时我听着，十分感动。松花江边这一夜，成为我永生永世不能遺忘的一夜。它如同一扇門，打开了我通往人民之路。您想一想，当人民的情感流入你的心灵，它就象血与乳一样哺养了你，你才懂得那是什么样的幸福。我也許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我絕不是仅仅为北方的大風雪和大森林所吸引，而是由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养育过我，我在这儿曾經默默地留下我的感情与生命的一部分，这些年，这种情感在加深着，而成为真正的怀念。

“战争的風暴早已吹过去了。今天，一个嶄新的社会主义大时代，展开在我們面前。从抵达哈尔滨那天算起，到現在还只一个月時間。但我如同早晨起来，推开窗戶，面对着春天的原野，一种无比新鮮的感觉迴蕩在我的心里。这时沒有一句最恰当的歌詞，也沒有一句最适合的詩句，能表达我的心情。語言、文字与人民精力所創造的灿烂生活对比，是如何的逊色啊！当然，这也說明我們

的生活‘日新月异’。在这时，我特别喜爱一位朋友从綏化来的一封信上的这段话：‘……春天已经降临到黑龙江省。在松花江畔，在各种树干上远远的都可望见了。虽然树枝上还结着晶莹的树挂，构成一片银装，但这美丽富饶的好地方，很快就会变成一片浩瀚的绿色的海洋。到夏天，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牧放着牛羊群，水草茂盛，鲜花芬芳盛开，象一个美丽的大花园……’我感谢您，不只是因为您在信中提到十年前的那回通信，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对祖国这遥远北方的热爱，是您用这种热爱对我的启发、督促和勉励。

“可是，有多少人对这地方确实还不够了解，他们把‘北大荒’当作一片荒寒之地。从前的‘诗人’‘墨客’对于北地的严寒更不惜借题发挥，夸大其词，比如我手边这本西清的《黑龙江外记》里就说：‘冬日唾抵地辄如凌节节断。’可是，人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怎么还能按照老黄历办事呢？不错，这儿是冷，但冷得那样可爱，它不是那样阴凄凄，寒瑟瑟，它冷得清新，冷得爽朗。事实上，黑龙江是最肥沃也是最美丽的地方。你不能不喜爱那一望

无边的黑色土地。这土地上密布着田野和森林，你听那聳天的白楊，发出多么欣快的絮語，人們說：‘楊叶在拍巴掌啊！’至于那嫩弱的小白樺，在太阳光下就象銀色蜡烛一样閃閃发亮。这儿的江流如此澄碧。这儿的草原万紫千紅。鳥在海藍的高空中鳴嘯，高到你看不見它的影子。成群的麋子在森林密处奔跑。我永远記得大森林里，象撞碎玻璃一样清脆的伐木声，我永远記得那伐木者木棚里的熊熊火光。想想看，这是如何彩色絢烂的生活图画啊！你看这一片洁白的冰雪，你可別給它吓倒，它是不喜欢胆怯的人的，对于胆怯的人它也許要发怒，但对于真正勇敢的人，它却那样情深意密。要知道，正是暴風雪，把这儿的人鍛炼得如此剛强、豪爽，象純鋼一样錚錚的发响。你說这儿冷嗎？这儿人的心比火还要熾热，还要明亮。如果有人甘心一生一世做暖室里的花草，那咱們就不必跟他說了，如果他要作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那他就應該在战胜大自然中經受大自然的陶冶。

“現在，让我跟您們談談这短期旅行的印象

吧！由于時間关系，我只到肇源、富拉尔基、齐齐哈尔一行。但我觉得一切就象早晨的阳光一样鮮紅明亮，在十年間，人們在这儿創造了一个嶄新的世界。

“几千年，几万年，誰能够象我們这个时代的人这样能干。十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到过富拉尔基，但現在，那荒涼的車站，簡陋的小屋，破烂的街道都到哪儿去了？一个在整个地球上都称得起是最現代化的工业城市平地升起了。这次到富拉尔基，头一晚，我怎样也睡不着，一直到夜深，还站在窗前了望着工厂区的上空。那輝煌的灯火，那閃閃的藍光，是多么美啊！落过雪的早晨，我訪問了齐齐哈尔园艺試驗站。在那間小小的辦公室內，誠朴的站长同志說出米丘林的豪迈的語言：‘植物学家不應該等待自然恩賜，而應該向自然索取。’他們打破了日本植物学家渡边认为北緯四二度以北不能結苹果的說法。就是这样不願墨守成規的人在北緯四七度二〇的齐齐哈尔，移植苹果成功。一九五二年第一次結了三顆金黃色的苹果，但这是寒帶地方的星星之火，現在金黃

色的苹果已經大量种植，結实累累。讓我們再展眼望一望吧！是誰在杳无人迹的草原上燃起一片金色朝霞，是梅里斯区的青年們，他們象鷹一样在这大时代的高空中振翅飞翔，他們亲手垦荒，建立农庄。多么自由的时代，多么壯闊的生活，只有这个时代，才能使每一个有雄心、有志气的青年人的理想变为现实。在那儿，我不但看見当地青年，我还和从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南京、海南島来的青年交談。是什么支使着他們从暖和的南方来到这寒冷的北方？我知道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們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他們懂得什么生活是真正可爱的生活，他們懂得什么道路是最光荣的道路。这道路从遙远的南方鋪到遙远的北方，这道路还要从灿烂的今天鋪向更灿烂的未来。

“您看，河一解冻就奔流起来了，話一說开就止不住了。这信写得太长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上午，我剛剛从旅行中回到哈尔滨。但是馬上我还要到小兴安岭林区去。現在我的窗外土地湿潤得发黑发亮了，那么松花江开江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丁香花开花的季节也就要到来了。我

非常愉快，在这样的星期天能在精神上和您們一起度过，不过請您們原諒，我就不再一一給您們写回信了。工作与学习在等待着我們，在这一切都是速度，一切都是飞跃的突飞猛进的大时代里，讓我們把所有情感，所有思想都奉獻給我們社会主义的建設，奉獻給祖国的土地吧！那么，最后让我总括起来再說一句，您們的信深深地鼓舞了我，我也希望您們把自己的心交給这丰饒的土地，如您們信上所說那样，把祖国的北方变成一个比这更美的花园。”

我舍不得让大跃进的每一寸可貴的时间从我身边飞去，写了上面这封信之后，我又上了火車，向更遙远的北方——小兴安岭大森林中去。至今，那森林的芳香还迴环于我的記憶之中，这在我四月八日的日記中有着記述：

“清晨，睜眼一看，已过铁驪，車窗外就是一列一列滿載原木的火車，再向前进，我們就进入林区了。森林郁郁蒼蒼，春天已透过冰雪。一些黑色的水泊还鑲着一点冰凌的花边。阳光很暖和。一道河流一会儿在铁路这边一会儿在铁路那边，流

急之处，白湍飞溅。桃花水的季节来到了，泛滥的河水淹没了道旁的小树林。在还是金黄色的山谷中，白桦树象一条条银晃晃的链条，鲜艳的紅柳枝上結着銀灰色嫩苞，草地从远处望去有点綠意了，只有那經冬不落的根樁树的枯叶象火焰一样燃燒，可是愈往北走愈冷，山上的积雪也更多了。九点四十二分，到了南岔。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这里是一个荒凉的小站，滿地泥濘，由破旧的茅草屋拼凑成一条小街，有几家挑着幌子的飯鋪，这是进入小兴安岭的一站。我只記得那时森林那面一片黑雾迷濛。現在，全变了，一排一排房屋，远远望去象是一片工厂，烟囱上冒出黑色白色的烟团。我和車厢里的同行者談起来，一个四川人，是一九五二年从軍隊上轉业来的，現在到外面去招考工人，剛剛回来。他告訴我：‘伊春，这森林中的城市，早先就是一片山沟洼塘，脚踩到路上，地面象橡皮样稀軟，只有几家住戶，过着打皮子、采木耳的生活。就是我們的一个五年計劃，把伊春变了样了。那时候，四匹馬拉的空車一陷到泥洼里就拉不出来呀！’車窗外，树林愈来愈密，大山上盖着

积雪，小河里复着坚冰，連我这在車廂里的人也觉得冷森森呢！出着太阳，空中却飄下一陣茸茸的雪花，……下午到了伊春，我多么渴望立刻看到这个森林中的新城市呀，但是車站上到处矗立着裝載木材的列車，拦着我的視線。这时，却有一股木材的芳香扑鼻而来，沁入心肺。到了住处一看，周圍大街小巷，山坡平地，到处木材堆积如山。趁着太阳还没落下，我爬上南面山坡，这个熱鬧而繁忙的城市一下出現在我的眼底，烟雾与霞光交織在一起，展开絢烂而多采的小兴安岭大森林的序曲。”

我所以描叙当时的情景，是为了提供这样一个背景。在这背景上，人們万馬奔騰，勇往前进。不用說，这是朝气蓬勃、明丽动人的时代景象。当我从人們的身上，看到我們革命的宏偉的理想实现时，我心中无限振奋。我們冲破无数封鎖，战胜一切困难，牺牲流血，不正是为了劳动人民能按照革命的理想，自由地飞跃前进嗎？当我深入到烏馬河森林深处，看見拖拉机拽着巨木从山上轰鸣着奔来，我觉得森林中每一株树都在欣然欢笑。……

如若說还有什么值得回忆的，那就是从二月到四月我在哈尔滨寓所中写作的情景了。当时，我是不分日夜，奋笔直书，但这还远不是我所想完成的，我计划写的要比这多。现在让我再记下我写作时的若干零星的情景，来结束对于这个小册子来说似乎太长了的序文吧！

“从窗玻璃上望出去，见空中有极其细小的东西在簌簌动，我当是第一场春雨呢！谁知却是小雪花儿。这北国的春天来得真迟呀！雪下大了，雪很快染白了地面和树枝。”

“写着，写着，我把目光停留在庭院中一株老树上，忽然之间满屋通明，天完全晴了，隔了细纱窗帘望出去，由云层中拥出来的太阳象一团火。我继续写下去。不久，西面剩下一片红霞，不久，天完全漆黑了，只有透过疏林的一点灯光象星一样亮着。”

“松花江开江了。虽然整个江身还盖满白雪，但雪上已出现两道黑色的冰流。仔细看时，从许多冰洞中，已露出快活的春水了。”

“风很大——窗外的树木在摇摆，呼啸，阳光